

小镇上的罗曼史

44.572
C1841

826929-31

小镇上的罗曼史

李 晓



10001845

社科类



电子科技大学
图书馆
收藏专用章(2)

作家出版社

小镇上的罗曼史

作者：李 晓

责任编辑：杨德华

装帧设计：王效宏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960 1/32

字数：176千

印张：10.375 插页：6

次：1989年6月北京第1版第1次

CN 7-5063-0236-5/I·235

3.30元

（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李 晓漫画像

阿 仁 作

出版说明

文坛时有新星升起。一批思想锐敏、艺术个性独特的青年作家，近年来创作了大量别开生面的优秀作品。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希望。为扶植新人，繁荣创作，我们特分辑出版这套均系青年作家第一部佳作的“文学新星丛书”。愿这套丛书的陆续出版，能为文学新军的崛起和壮大，起到铺路搭桥的作用。我们的事业是伟大而艰巨的。我们深信，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必将迎来一个群星灿烂的新时代。

作家出版社

序

吴泰昌

认识李晓有十多年了，当他还在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时候。每次去上海到他家坐坐，几乎总能见到他。见到他的时候他便对我微微一笑点点头问声好，然后就默默地坐到一边听家人和朋友闲聊。他什么时候悄然离去了你也许不知道。他有他自己的事情，看书集邮听音乐什么的。我和他见面的机会不算少，可交谈得并不多，不知他和别人相处时怎么样，他留给我的印象是沉默寡言的。也许是由于年龄的差异，也许是他拥有一个跟别人大不相同的世界，总之在我的记忆中，相识多年的我俩，相互交谈的语言加起来也不及他最短的一篇小说。突然有一天，我看到了《上海文学》上李晓发表的一个短篇小说，题为《机关轶事》，写得幽默、夸张、洒脱。不久又看到了李晓发在同一刊物上的《继续操练》，也仍然写得幽默、夸张、洒脱。这时我才知道这个

李晓就是我早认识的他。以后又陆陆续续看到了他发出来的《屋顶上的青草》、《浪漫主义者和病退》、《小镇上的罗曼史》、《七十二小时的战争》、《小站》、《海内天涯》、《关于行规的闲话》、《我们的事业》等一系列短篇及中篇。大概是因为没想到，李晓使我惊异起来，一个少言寡语的人，竟也有那么多的话要说吗？而且说的话还以那样一种叫你欲哭还笑、欲笑还哭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样的一些小说实在很难与不苟言谈的李晓联系起来。然而这些小说实实在在出自李晓之手。我就在想，李晓一定是实实在在拥有了一个他的世界，他的这个世界里的行为方式和语言方式都是独特的，他也许对别人的世界有些插不上嘴，于是他便沉默。沉默使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思索，在静观世界的时候，他品味着人生，他的一篇篇作品就这样在静观的品味中构想而成了。他出手不凡，在文学新人辈出，在一篇作品就能引起轰动效应甚至造就一个作家的时期已经过去之后，李晓在两三年间发表的这些作品已经占有了他在文学界和读者中的位置，引起了评论界的注意和评论。《继续操练》还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实在是很难得的。冰心老人在看过李晓的作品后认为，李晓以幽默夸张的手法将社会相人生相冷峻从容地端给读者，是近两年引起注意的青年作家中难得的有潜力有才气的一位。

那么一个沉默寡言的李晓居然就让人们注意到

了他，也居然就有那么多人对他感兴趣，对他的小说评头论足，可见他的沉默背后是有学问的。我就想问他，他的沉默后面的那个与人不同的世界是从哪儿来的呢？李晓和他这个年龄的许多青年一样，不可避免地曾经“上山下乡”，那一段生活无疑在这一代青年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于是这一代人中便出了许多写这一段生活的作家，写历史的错误，写知青的痛苦，写荒谬的年代，写这一代人的希冀和追求。一篇篇引起反响的作品过去之后，还能写一些什么呢？李晓在许多作家正困惑寻找的时候另辟蹊径地先走了一步，同样是写这一代人，他却不再将人物放在过去的年代中去重走他们曾经走过的路，去经历他们已经经历的那个时代。时光流逝，他笔下的知识青年已经摇身几变，变成了大学生、记者、官员、学者、商人等等，这些人从过去的年代走过来，但已经远离了过去的年代，他们置身于改革开放急速嬗变的社会之中，从将功名利禄视为粪土的历史的一个极端，走向将功名利禄看作身家性命的历史的另一个极端，这样一段生活的大逆反使他们带着历史的印迹重新被历史铸造，这样的被铸造的过程便呈现出了深刻的历史和社会的意义。

李晓是不是将别人谈话的时间都用来静观社会品味人生了呢？没有对社会人生透彻的观察和品味，他怎么能将那血淋淋的社会人生极轻松地置于笔端，那样地超然于世俗之上呢？我看他的小说，总

觉得画面感极强，有如一幅幅精彩的漫画在眼前翻过。《机关轶事》中的人学生、高老头，《继续操练》中的四眼、黄鱼和其它几篇中的蟹兄、博士、林肯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都被他用漫画的笔触作了夸张、变形的表现，让人在欲捧腹的时候却想下泪。这使人联想起美国黑色幽默作家约瑟夫·海勒的《二十二条军规》、《出了毛病》及另一位黑色幽默作家《回到你老婆孩子身边去吧》里的那些故事。国度不一样，作家们捕捉到的一些东西倒是极相似的，比如在荒谬的境遇下人性被扭曲异化以及恶变的过程，人在现实世界中拼死拼活仍无能为力的荒唐渺小的存在等。李晓从不将人放到虚无飘渺中去神游，他的每一个人物都与社会存在着一种不可分割的联系，而那些社会生活都是实实在在的我们所熟悉的，他的夸张变形的手法又运用得恰到好处，在如今许多以黑色幽默笔调来写作的作者中，李晓玩得似乎更得心应手一些，内容和形式贴切得如水乳交融，这实在是很难得的。这使他的作品一出现便区别于写同类题材的作家，也区别于写同类题材的作品。是人造就了社会还是社会造就了人？人生究竟是什么呢？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你不得不在掩卷之余打一些莫明其妙的有点悲凉和辛酸的问号。

读李晓的小说，也如同在观一台台戏，他善于将这一台台戏弄得很热闹，你却能感觉到他在一旁冷眼审视着他的人物他的世界。以往写知青生活的作

品常常是慷慨悲壮，长歌当哭的，作家非得将自己的血和泪合着那一个个沉重的铅字揉进读者的心中。呕心沥血，这也许是中国文学主流的传统风格吧。李晓却不然，他早已在别人不注意时将血和泪悄然咽下，那一定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然后他再跳得离人物和读者远远的，面对那些欢喜事辛酸事不再和任何人一起笑一起哭。他的冷峻和从容就如同布莱希特戏剧中的间离效果，间离他与他所表现的那个世界，间离他作品中的那个世界与读者。他的“戏”应该归于布莱希特体系。李晓时常上台充当演员，但他只重表现（他的体验已超前地进行了），这就使他又如同一个看客（旁观者往往比当事者清，就是因为旁观者获得了思索的时空）。李晓既是一个好演员又是一个好导演还是一个好看客，他很懂得审美距离产生的美学效应，他的小说无疑也在读者的心理上培养这种非传统的审美接受力。

读李晓的作品很轻松，他似乎也写得很轻松。他并不刻意地追求什么长篇巨著和深邃博大，他写的都是他熟悉的生活和人物，感受到一点就写一点，毫不勉强自己，写得很娴熟。《小镇上的罗曼史》这本集子里收集的是他这几年来发表的中短篇小说，数量不算太多，而多数作品的质量是高的。有人说李晓的创作还应打开路子，在内容的选择上、技巧的运用上都可以多样一些，路子更宽些。我由此想到电影演员潘虹，有人也说潘虹总演悲剧人物戏路

似乎太单一了，我倒认为与其让潘虹为了戏路子的宽阔去演孙二娘倒不如仍演杜十娘更合适。人有所长，便要尽其所长。李晓从小受家庭的熏陶，有比较厚实的文学功底，他不仅写作，还从事翻译。他的西方文学的修养是相当不错的。近日还听说他写娱乐性的电影也很顺。以他还这样年轻，以他已经显露的才华，如果能使自己的笔力更凝聚一些，对生活的思索更深邃一些，我以为他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也许更好。失去了他的特点就失去了他的优势，我们国家有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家不是多了而是太少。可以说李晓的创作已经开始形成了自己鲜明的艺术个性，那就应该强化而不是削弱这种独具的风格。

一九八八年十月

小 传

一九五〇年生于上海。初中毕业时正逢“文化革命”，被发到安徽农村插队，一插八年。后当过工人。七八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

复旦同学不少人长于舞文弄墨，如王兆军胡平卢新华等已成名成家。受了刺激，毕业后也试着写作。有中短篇若干，聊以博人一笑。

目 录

序	吴泰昌 1
屋顶上的青草	1
女山歌	24
小镇上的罗曼史	65
浪漫主义者和病退	120
海内天涯	138
七十二小时的战争	170
机关轶事	200
继续操练	218
天下本无事	251
关于行规的闲话	267
小楼三奇人	312

屋顶上的青草

这故事是被一把火烧出来的。也许你觉得有些耸人听闻，一把火烧出个故事？要说烧一锅汤面什么的……你有所不知，在我们这个三四十户人家的小村子里，哪家死了只鸡都能上头版头条，失火可就是天大的事了。何况五保户老陈家起的那火还不同一般，村里上年纪人说，万事还有个因缘结果，什么风水地势啊上代作恶啦下辈忤逆啦，可老陈一个绝户，再有什么罪过也抵上了，又从没招谁惹谁的，天火怎么就落到他头上了呢？所以大伙都说，这事来得有些蹊跷。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这观点，蟹兄就不，他咬定早就看见老陈家烟囱漏火，而且不止一次，就像烟筒簪子上拴了块红布似的，迎风一晃一晃。队长有些生气，问他怎么不早说，蟹兄却反驳道：

“我怎么知道那能烧着屋顶呢！你抬头望望我们屋那烟囱，不也老漏着火吗？”

说真的，如果祝融氏的黑名单上也列着候补的话，无疑就是这些上海知青的屋了。不信你往村口一站，看看各家的屋顶，不用问，谁个穷？谁个富？谁个会不会过日子？绝对一目了然。穷人家屋顶苦的是稻草麦穗子；富人家苦的是从大洪山买来的红草；再富一些的在檐口铺一溜青瓦；会过日子的呢，麦穗的脊，红草的檐口。但不管贫富，檐口都锄得齐齐崭崭，顶面平得像镜子，看着舒服，雨水还存不住。你再看上海学生那屋吧，不知经历了多少朝代似的，麦穗被雨洗得刷白，檐口沤得发黑，顶面坑坑洼洼，像条放羊的小道，哪阵风吹了些草籽落上头，于是又养出些青草。还有那烟囱，歪歪斜斜的，好像就要掉地了，却又没掉，你真保不了哪天它会带着一团火跌下来。

另外还有个因素得记在帐上。失火那天奇热，热得淌油。乡下没有温度计，这么说吧，只要往日头底下站上半秒钟，你便能听到哧一声，汗水直接从毛孔里蒸发上天了，连个盐渍都没在你身上留下。初中物理课本上说的燃烧两大要素，氧气和温度，这可都全了，还不起火吗？奇怪的是，那书上没提到前因后果什么的。不过我们有言在先：“初中物理课本”那是娃娃们看的，大人老人的事，那上面多半不会写。

因为天热，那天下午出工特别晚。在长青草的屋顶下面，有几个人从梦乡那边回来了。四眼在床上打了个滚，把脸甩向南面，想从当门口那一方块太阳光的边长推算出时钟的走向；博士在心脏那位置上压了本书，闭着眼念念有词；蟹兄正在看信；林肯已经起床。自然他们那时都没料到失火的事，只想着如何挨过这天剩下的一半。隔着两堵土墙，队长在自己的家院里伸着懒腰，接着是惊天动地一个哈欠，意味着他已经准备把锄头扛上肩，把出工的哨子塞进嘴里，这就使午睡的最后一刻来得更滋味悠长。

哨声划破长空时，蟹兄和博士各自说了一段话，只是他们说的与失火似乎没有必然的联系。博士好像念的是首诗：“生平喜摊书，垂老如昔狂，日中就南牖，日斜就西窗。”蟹兄说的是：“现在，像我们这种插兄，谁要在上海有个女朋友，不管她有没有工作，这个人，伟大啊！”对前者，四眼和林肯一致嗤之以鼻；对蟹兄那番演说，另外三位则面面相觑，颇有些摸不着头脑。队长扛着锄头从门口过去，于是他们也恋恋不舍地出了屋。村里上年纪人要真有经验的话，那时阳光下应该已经有一种焦糊味。

他们开始在一块田里锄玉米，锄到一半时队长吩咐去些人到岗上锄高粱。四眼和蟹兄拄着锄把没动，博士和林肯去了。他们俩原可以不去，蟹兄和四眼也完全可能去的，可命运在这里作了手脚，偏

觉得画面感极强，有如一幅幅精彩的漫画在眼前翻过。《机关轶事》中的大学生、高老头，《继续操练》中的四眼、黄鱼和其它几篇中的蟹兄、博士、林肯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都被他用漫画的笔触作了夸张、变形的表现，让人在欲捧腹的时候却想下泪。这使人联想起美国黑色幽默作家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出了毛病》及另一位黑色幽默作家《回到你老婆孩子身边去吧》里的那些故事。国度不一样，作家们捕捉到的一些东西倒是极相似的，比如在荒谬的境遇下人性被扭曲异化以及恶变的过程，人在现实世界中拼死拼活仍无能为力的荒唐渺小的存在等。李晓从不将人放到虚无飘渺中去神游，他的每一个人物都与社会存在着一种不可分割的联系，而那些社会生活都是实实在在的我们所熟悉的，他的夸张变形的手法又运用得恰到好处，在如今许多以黑色幽默笔调来写作的作者中，李晓玩得似乎更得心应手一些，内容和形式贴切得如水乳交融，这实在是很难得的。这使他的作品一出现便区别于写同类题材的作家，也区别于写同类题材的作品。是人造就了社会还是社会造就了人？人生究竟是什么呢？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你不得不在掩卷之余打一些莫明其妙的有点悲凉和辛酸的问号。

读李晓的小说，也如同在观一台台戏，他善于将这一台台戏弄得很热闹，你却能感觉到他在一旁冷眼审视着他的人物他的世界。以往写知青生活的作